



The 2011 Nobel Prize

諾貝爾獎 2011

特朗斯特羅默詩二首

黃燦然譯

冬夜

風暴把它的大口張向屋子想吹出一個音調。我翻來覆去，我緊閉的眼睛閱讀風暴的文本。

小孩的眼睛在黑暗中睜大，而風暴為他嗥叫。兩者都愛那搖盪的燈盞：兩者都差不多快會說話。

風暴有小孩的手和翅膀。遠方，旅行者急急躲避。屋子感到它自己密集的釘子正把牆壁釘牢。

在我們臥室裡夜很安靜，腳步的所有回聲都止息如同池塘裡的沉葉。但外面的夜很狂野。

一場更黑暗的風暴正對世界虎視眈眈。它把大口張向我們的靈魂想吹出一個音調。我們害怕風暴會把我們吹得乾乾淨淨。

冬天密碼(選一)

我在床上沉睡，在船的龍骨下醒來。

凌晨四點鐘，生命那啃淨的骨頭忙於流利的應答。

我在燕子之中沉睡，在雄鷹之中醒來。

斯德哥爾摩一間書店的員工6日整理特朗斯特羅默的書



文學獎 Literature

超現實主義大師

瑞典詩人

摘文學諾獎

【本報訊】據美聯社斯德哥爾摩6日消息：80歲的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獲得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他以超現實主義手法描寫人類心靈的神秘，廣受好評，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重要的北歐作家之一。

瑞典文學院說，特朗斯特羅默獲獎是「因為他通過濃縮、透明的意象，使我們用全新的角度看待現實」。

半癱瘓仍筆耕不輟

特朗斯特羅默曾於1990年患上中風，此後陷入半癱瘓狀態，無法言語，但仍筆耕不輟，並於1996年出版新詩集《悲哀的貢多拉》。

他在一首詩中說：「醒來是從夢上跳傘。旅行者擺脫令人窒息的潮流，朝早晨的綠線急墜。」

又說：「事物燃燒起來。從顛抖的雲雀的角度，他意識到樹林巨大的根系，它們地下一盞盞搖晃的燈。但地面上是翠綠——熱帶洪水般的翠綠——舉起手臂，傾聽一座看不見的泵的節拍。」

特朗斯特羅默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近年來瑞典記者都在諾貝爾文學獎宣布之日聚集在他寓所外等候。

特朗斯特羅默最著名的著作，包括1966年的《窗與石》，該詩集描寫他眾多的旅行；以及1974年的《波羅的海》。他的著作已被譯成50多種語言，影響全球詩人，尤其是北美詩人。

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恩隆德說：「他自1951年初登詩壇以來，就一直在寫詩。他產量其實不多。……他寫的都是大問題。他寫死亡，寫歷史和記憶，寫自然。」

特朗斯特羅默是自1974年雅松和馬丁松共同獲獎以來第一位獲諾獎的瑞典作家。恩隆德說，文學院對頒獎給瑞典作家特別謹慎，因為擔心被人說這是偏愛自己的作家。「因此，我想我們一直都深思熟慮和不敢草率。」

善用隱喻和意象

特朗斯特羅默先後得過很多文學獎，包括德國彼得拉克獎和瑞典文學院的北歐獎。他在英語世界聲譽卓著，還要歸功於他與美國著名詩人羅伯特·勃萊的友誼，勃萊把他的很多詩譯成英語。

特朗斯特羅默是一位受過訓練的心理學家，他說，從詩歌角度檢視自然，可為我們提供透視人類身份及其靈性深度的洞見，而靈性深度通常都進入形而上學領域。

他的詩有豐富的隱喻和意象，描繪一幅樸素的日常生活和自然的畫像。他的風格是內省的，被稱為「神秘、易變和悲傷」，而這與特朗斯特羅默本人的生活形成對比，他始終活躍地致力於為更美好的世界而工作，而不僅僅是寫詩。

特朗斯特羅默1931年生於斯德哥爾摩，由母親獨力撫養，因為父親棄家而去。他於1956年獲心理學文憑，並於1960年開始在一家青少年罪犯管教所工作。當他23歲，還是一名心理學學生時，他就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該詩集由北歐最權威的出版社邦尼爾出版社出版。

佔領華爾街「升級」

萬人怒吼震紐約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五日電】「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5日進入第19天，萬名示威者的怒吼震撼紐約，波及全美。由於獲得護士、運輸業員工及其他工會會員的支持，示威人數再度擴增。此外，全美範圍內已經有75個高校響應參加上街遊行。

周三的示威人數是自「佔領華爾街」示威活動開跑以來，最多人參與的一次。晚上，警方在清場過程中與抗議人群發生衝突，警察揮動警棍驅趕抗議人群，28人被捕。

華人積極參與示威

由於參加抗議的人群來自不同崗位、不同階層，不同人群打出的標語顯得五花八門，而不僅僅以抗議華爾街的貪婪為主。有人揮舞著「超級富豪的末日到了」的標語，有人高喊著「把花在戰爭上的錢拿回來」和「向華爾街徵稅」，有學生頭頂「我每年交五萬美元學費，我的老師卻沒有醫保」的標語，工會領袖則拿著大聲公帶領群眾高喊「我們要工作」、「美國走錯路」等口號。各種各樣的標語與口號，令整個曼哈頓下城沸騰。

一些華人在當天的示威遊行隊伍中也很活躍，他們舉著中文標語牌，寫著諸如「要房子不要華爾街」、「民主久久，人民出頭」等，令人切身感受到，華人也關注著當地的社會運動，並努力融入。

有位不願說姓名的女士告訴記者，她57歲，是工程師，但她也失業了，找不到工作。她兩個兒子大學快畢業了，她很擔心兒子畢業以後找不到工作。她來到抗議現場，就是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白宮向共和黨卸責

面對逐步升溫並且在全國各地迅速蔓延開來的「佔領華爾街」活動，會不會演變成一場類似中東茉莉花革命的疑問，有工會組織者很肯定地告訴記者：「不會。我們大家有訴求，但不會革命。我們不想推翻誰，也不會叫誰下台，我們站出來，是要讓政客和銀行家們知道，該做點實事了。」

美國白宮發言人卡尼5日首次公開回應在全美蔓延開來的「佔領華爾街」抗議示威運動，他表示理解美國民眾的沮喪情緒。不過，他也不忘將責任推卸給共和黨以及布什政府。卡尼說：「美國民眾對於經濟以及難以找到工作或保住飯碗的沮喪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為什麼奧巴馬總統要在全國演講敦促國會盡快對他最近提出的就業法案採取行動。」

他還不忘提醒道，奧巴馬總統曾力促國會通過一項包含全面保護消費者的金融改革法案，但該法案當時遭到共和黨人的反對，現在他們還想廢除它。



憤怒的示威者5日繼續在曼哈頓下城遊行

周恩來拍板重建蒙難室

本報駐英國記者 黃念斯

踏訪中山海外足跡之 17

現在的中國駐英大使館於20世紀80年代在清公使館原址重建，內設孫中山蒙難紀念室。1896年孫中山倫敦蒙難，就發生在這裡。

又有誰知道，原址重建大使館以及重新設立「孫中山先生蒙難紀念室」，都是中國前總理周恩來親自決定和關懷的結果。

位於倫敦波特蘭街49/51號(49/51 Portland Place)的中國駐英大使館，原為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館，最初是清政府購置的駐英公使館舍。

為中國重點保護文物

使館樓上的一間小房間，是專設的「孫中山先生蒙難紀念室」。室內陳列有孫中山蒙難紀念銅像、康得黎紀念銅像、胡漢民書「孫中山蒙難札」、郭泰祺書「孫中山倫敦蒙難實記」、胡耀邦書「孫中山先生蒙難室」匾等重要文物。如今，這個紀念室已被定為中國國家重點文物保護，一般不對外開放。

孫中山1896年10月11日至10月23日在此蒙難，被當時的清公使館人員囚禁於館內一間只有鐵條小窗的臨街小房間內，差點被押送回國。後得孫中山老師康得黎多方營救，幸獲釋放。

1933年，國民黨當局把那小房間闢作紀念室，掛了一塊「孫中山蒙難室」的木匾。1937年，孔祥熙參加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在那裡安放了孫先生的半身銅像。這些物件均仍然擺放在現在的「孫中山先生蒙難紀念室」內。

根據1962至67年中國駐英代辦熊向暉的記錄，波特蘭街49/51號建於18世紀，只是兩層磚木結構樓房。60年代作為中國駐英代辦處，這種房子不敷應用，況

且磚木腐朽，已成危樓。駐英代辦當時向中國外交部報告，提出兩項建議解決問題，一是原址重建，二是另覓地皮建新館舍。

「重建必須保持原樣」

1963年秋，熊向暉被周恩來總理約見。周總理了解到館舍便是孫中山先生1896年倫敦蒙難之處，而1933年國民黨已經把館舍內那間小室專門作為孫中山蒙難室，還經常有華僑和外國人去參觀。他對熊向暉講了如下一段話：

「現在就可以決定，波特蘭街的房子不許出售，就在那裡按原來的外觀和高度重新建造。房子不夠用，另外想辦法。國家經濟雖然有困難，為了紀念孫先生，這筆錢不能省。我派一位有經驗的建築師到倫敦實地考察，回來設計。要在原來的地方，重建孫先生蒙難室，必須保持原樣。既然重建，當然要很堅固，但是原樣都不變，比如原來插著鐵條的視窗，就不要改成玻璃窗。不保持原樣，搞得很漂亮，就失去紀念意義，就沒有教育作用。將來要把原來的木匾和銅像照樣擺進去，房子內原來的陳設，不增加，不減少。保護歷史文物就應這樣。」

後來，中國外交部為重建駐英代辦處了款。周總理特別派戴慈建築師到倫敦



位於倫敦波特蘭街49/51號的中國駐英大使館(前清政府公使館)，1896年孫中山先生蒙難於此

勸察，對孫中山先生蒙難室作了詳細測繪，搜集了新建館舍的有關資料，帶回北京設計。然而由於波特蘭街這幢房子本身也屬於英國文物保護，以及一些英國建築規定等種種問題，重建館舍的工程直至80年代才得以實現。

中、英兩國於1972年建交，1973年熊向暉回國，周恩來總理跟他見面時再次提到倫敦大使館重建的事。周總理再次強

調，必須重建孫先生倫敦蒙難室，必須保持原樣，並要外交部與熊向暉聯繫。

1986年6月，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訪問英國。6月10日，胡耀邦與當時的副總理李鵬、政協副主席費孝通來到重建後修葺一新的中國駐英大使館，瞻仰了館內的「孫中山先生蒙難紀念室」。胡耀邦總書記還題寫了「孫中山先生蒙難室」八個大字。



紀念孫中山

存放在中國駐英大使館「孫中山先生蒙難紀念室」的孫中山銅像